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四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淳祐元年辛丑

史嵩之獨相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摇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者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

史失之耳

三月壬午少師魯國公喬行簡卒

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

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

己酉趙以夫罷同知樞密院事依舊集英殿修撰差知建寧府

十二月庚申余天錫致仕

天錫以資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慶元府乞守本官致仕除

觀文殿大學士特轉兩官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錫卒

贈少師尋加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凡弟友愛方

貧時車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出帥全蜀常置義庄以贍宗族

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淳祐二年壬寅

史嵩之獨相

二月甲戌范鍾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徐榮叟除參知政事

趙葵除知樞密院事自賜進士出身除

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爲子才爲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成盡死力屢以此獲賞嘉定初屢破金人累功補承務郎知

襄陽軍方卒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
參議官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彊勇雄邊軍伍千屯
寶應備賊葵坐言者奉祠二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初知滁
州先是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義都楊安兒兵起濰州李全附
之人年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于益都安兒墜水死無子其
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李全以其眾附
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
來歸以全為京東路總管全來歸有輕諸將心會漣水忠義
軍統轄石珪降于蒙古漣水之眾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
賈涉不能卻遂以附全全益驕悍輕朝廷十五年李全復泗

州以為保寧軍節度使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耶寶慶元年湖州潘壬事敗全黨不安乃殺淮安制置使許國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乃以徐晞稷帥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援晞稷為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彭義斌在山東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然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

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諭之曰今上自一人下　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勝戰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貴之稀稷而以鎮守貴之范貴歸稷者亟人之事也貴范者失人之事也既貴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為備則必備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執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

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罪錯雖然使以范授
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
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
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望矜憐
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二年六月蒙古國李全於青州三
年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
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
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
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援賊而不知成彼深
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

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平之乍進乍退而為貪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以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據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援以勇今上御名募士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今上
御名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

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怨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屯二三帥閫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熏議復令知池州五月辛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以全行省事於山東淮南全欲圖盱眙總管時青乃復還楚州誘

殺青併其衆三千五月詔以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為釘熬因脂搗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紿趙敬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鐵榿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日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啟釁李全狀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獨不可以強

國勢安社稷而癸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
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耳淮東安則江南安
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為國之臣
子為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癸父子凡弟
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
大逆不道窺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
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
則將何以為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殺
賊射陽胡人皆恐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
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

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清之深憂之力勸
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
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發
書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石、擁陳知縣自焚城蓋欲欺朝廷
以款討賊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
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
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閒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
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
賊計貽笑下、天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
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闊略則自此人心水

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安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
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都以便國事十二
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
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
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
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
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
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
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
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

惟有徑持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檄使全攻東門癸親持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癸出癸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以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癸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天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癸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取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

驅鄉農凡數十萬列若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盡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敗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上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

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日已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疑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扶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方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鎗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

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鬭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淮二軍麾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煙壞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今上御名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

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李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入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邀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曰文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進兵部

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凡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葵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以趙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子才既入汴葵亦自泗州趨汴會之遂遣將范用吉及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屬盛暑汴堤決水潦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忽元兵南下發水師衆多溺死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上表劾之詔各降一秩葵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

士知揚州仍制置使二年以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
學士兼本路屯田使癸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
淳祐二年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羅大經曰嘉定間
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師三揚見大夫無可使
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
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慎客杜子埜詩
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
朝制置使多有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皆為之楊沂中
吳玠吳珙劉錡王燮成閔李顯忠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
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

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任之者如韓忠敬范文正陳克咎是也今若就本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强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屯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可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濠中而死

游侶罷知樞密院事出帥浙東尋奉祠

游侶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禮部同書李龍奏云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用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專任責成之意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君憂沮而權去之矣

五月己酉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葵罷知潭州改福州先是李全之役葵以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對服雜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允卒哭視事至是葬母乞追服不允疏再上與祠不拜

六月癸亥徐榮叟罷簽書樞密院事提舉臨安洞霄宮

六月丙寅別之傑除同知樞密院事

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三年進士

高定子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定子字瞻叔第進士歷知綿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林下興元小今工御名張鉞以其徒潰文入州殺守楊必復定子部分諸軍扼青塘嶺越就擒已而敘南大震定子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衆悅而去進直寶章閣名入奏事吏民追送無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首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定子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為定子

危之定子曰乘遽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乃服定子先見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上書論邊事甚悉帝嘉納焉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陞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言內治不修外攘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京乘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

侍郎李詔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予言人
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
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含是而
使之但言常程姑應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
好遜避乎耳目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論矣宜速反李
詔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

杜範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範字成之黄巖人少從其從祖燁知仁游從祖受業朱熹至範
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
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

之教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蠱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計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心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與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移於私貴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教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

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
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比正
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
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
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俗大
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
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
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
頃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
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

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黜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乞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抵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

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黨者之
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
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
邀邊功用師河雒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
境騷然中外大困範卒合臺諭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
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
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
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貫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
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
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

倒或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挨
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
制監軍羣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
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宦閹不使讒諂
得以售其奸亂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
允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亂乞屯兵蘄黃以
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
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
筵奏臣富冒耳目之寄輙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
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

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持
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
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名用正人以振臺
綱未幾而有曲娶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
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性不之
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即無有中
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
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而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
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聖德不知阻抑直言
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

虛可以益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
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
啟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以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
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
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
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
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
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
嘗主和議耶章來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
家可歸惟有向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而既合臺

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文攻之嗚復將出閤帝又遣使召回
範復與合臺奏嗚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比等相
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
見其交關邊臣以啟梯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
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嗚復久居
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
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嗚復未
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啻姑示優遷臣前者言
奏臺諫但為仕進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
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

嗚後亦出守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暵爲孫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本聞安輯之政剽略成風已聞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荊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既使乘工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工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遍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亦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

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亦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工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因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污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依仗方且不以彼為讐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

下者孤而變怪矣以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撥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頽頹宜無難者然閨之道路謂警愼之意秖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覲之請托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寛容內實忌之

十二月丙寅別之傑罷同知樞密院事
之傑以言罷知潭州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四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五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重校梓

理宗

淳祐三年癸卯

史嵩之獨相

八月林畧致仕

畧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卒特贈宣奉大夫

淳祐四年甲辰

史嵩之杜範范鍾並相

正月壬寅李鳴復除參知政事

杜範除同知樞密院事

範不屑與李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

劉伯正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伯正字直卿餘干人開禧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顔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歷權刑部尚書兼侍讀

丁巳李鳴復罷參知政事

鳴復屢為臺臣所論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察御

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祠卒於嘉興

三月己未金淵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淵字淵叔臨安人嘉定第進士

九月癸卯史嵩之告歸

嵩之父彌忠病給告歸慶元府未幾彌忠卒去位　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顛國上疏力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

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瞎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聵鮮有不為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寬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旋也是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
罔啻有哉不報

丙午史嵩之起復加永國公十二月許終喪

時詔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

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竊維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

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説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係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禄位甘心起復絶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縱跡詭秘曩者開督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

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璫向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外搖尾乞憐豎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切

制朝廷之術彼國家內亂骨相殘天使之也嵩之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遺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

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惜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申起復於四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為計亦甚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老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戚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謡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大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

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

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嘗於
研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
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
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
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
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
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馳之騎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
而地凍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
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於國起復乃密諭詞臣昌
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益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

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覩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四十九人上書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

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蓋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示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也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詔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

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豪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擠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爭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己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規管之門生

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惟謹即今同察文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蓋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羈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為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肅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能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縱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旌節魚鱗雜襲陛下

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日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權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室文辭先生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罹遂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愧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充廣前猷炳炳宸奎璀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

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
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
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向知逐客為非彼
既使已行之吾亦何顏至此危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
不為當行己而有恥苟有飽援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
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
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
浮海嗚呼聖乎避世無聞嗚呼亡乎敢告又作詩曰塞翁何
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擡頭猶有斥
喪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杖存知必毀書在已

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裁朱雲又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謙依然茅葦縱橫斜龍鍾老相休搓牙嗚呼世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域空含射影沙逐客今下堪吁嗟識者將紹泰德邪滈祐浸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鵶失脚奇禍遭羅置尼山草木枯無花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來書歸山涯不惜一去惜國家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傑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

感歎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慼終事
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
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
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
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
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
隣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堅忍臣懇懇納忠
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
朝野傳誦帝亦察其亮忠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時嵩
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

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救去陰邪庶可轉危為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登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

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帝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大

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
比所行寖不允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劾而改官者有之譴責
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
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
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
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
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々 心狼
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聞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
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執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
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

守禦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
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
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
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
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
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為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
勢未易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
降失信則前日撤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
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
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盡早為之圖上

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强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如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火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鄉親猶父子也伯父

無以少年而忽罰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爲之致毒云　附錄宋亡後江西招諭使謝枋得上程雪樓御史書曰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

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臣勉送死或可以稍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　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議於後世非　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有某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銜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業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有聞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

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

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荊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揣摩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　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七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

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没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果大學生叫闇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元公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大祥起復為帥闇徐方直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剌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

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
豈非後車之所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
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孤　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
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得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
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
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
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
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惟天下可欺某所以

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

十二月庚午范鍾正奉大夫左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杜範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授

史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避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覩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職貼武臣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

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諸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
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引前
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
惟留書庫祭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
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
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
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
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趣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
得美闕眾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
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顧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鋝

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南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西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舉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

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修職業朝廷不以槩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

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熟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師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

游侶復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除）

劉伯正除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

甲戌趙葵復除同知樞密事（自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除）

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小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小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

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効詔從之

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五終